

我就是那个集市里的“姑娘”

□高小涵

搬来城郊三个月，我依然像个误入他人领地的旁观者。这里的安静有重量，压得人心里发空。直到某个周六的清晨，隔壁硕硕奶奶推着娃对我说：“七七妈，咱们赶集去吧？”

那是个藏在高架桥底下废弃练车场改成的集市，菜贩们多是附近村庄的老人，他们把自家种的菜摆在竹篓里、蛇皮袋上，任其保持着土地赋予的原始模样：带斑点的番茄、弯曲的黄瓜、沾着泥土的胡萝卜，都在诉说着生长的故事。

在集市尽头，我遇见了卖猪肉的刘大姐。

“姑娘，来看看今天的肋排，多新鲜！”她系着靛蓝色围裙，手起刀落间自有一股利落。那声“姑娘”叫得又脆又亮，像清晨的鸟鸣，撞在我心上。

自从做了母亲后，在育儿群里我是“七七妈妈”，在早教老师口中我是“七七家长”，就连新认识的邻居，寒暄过后也会自然地加上一句“原来你就是七七妈妈”。我的名字渐渐隐没在“母亲”这个身份之后，像褪色的标签，快要看不清原本的字迹了。

可刘大姐不管这些。每次见我，她都隔着老远就喊：“姑娘，今天带了好五花肉！”“姑娘，排骨给你留着呢！”那声“姑娘”让我恍惚回到结婚前，还是那个会为一条新裙子雀跃的自己。

为了这份错觉般的确认，我一次次走向她的摊位。明明只需要半块里脊，却买回两斤排骨；原本只想买几根筒骨熬汤，最后又添了块猪蹄。冰箱渐渐被猪肉塞满，我甚至开始研究起各种猪肉料理——糖醋里脊、粉蒸肉、红烧肘子，只为了能心安理得地再次走向她的摊位，听那声专属于我的“姑娘”。

先生笑说：“你最近和猪肉较什么劲？”我无法解释，那不只是为了买卖，更像一种隐秘的自我救赎。在刘大姐这里，我不是谁的妈

妈，不是谁的妻子，我只是一个会被她塞一块猪血、夸一句“这姑娘会过日子”的年轻女人。

某个雨天的集市，人特别少。刘大姐一边帮我切肉一边说：“你们城里来的姑娘都爱干净，这块肉瘦的多。”她细心地把肉切成均匀的薄片，用塑料袋层层包好。雨滴从棚檐滑落，在她花白的发梢停驻。我突然很想问：您可知道，您随口的一声称呼，对我意味着什么？

但我终究没有问出口。有些温暖，本就适合安静地收在心里。

如今我的冰箱依然常备猪肉，厨艺也精进不少。每当听到那声“姑娘”，我还是会买下超出计划的肉，就像固执地收藏着某个版本的自己。也许有一天，七七会长大到不再需要我时时守护，我会重新拥有自己的名字。但在这个小小的集市上，在刘大姐亮晶晶的眸子里，那个被叫作“姑娘”的我，一直鲜活地存在着。

这大概就是市井烟火最动人的地方——它不仅喂养我们的身体，还打捞那些在生活中渐渐沉没的名字。每一句看似随意的招呼里，都藏着对他人的温柔确认。而那些多买的猪肉，不过是我为这份确认支付的小小代价，甘之如饴。

有阴晴圆缺
有悲欢离合
记生活百味
看人间烟火

欢迎您的来稿

投稿邮箱：
wanbaofukan
@163.com
请在主题中标
注“生活札
记”。

潍坊晚报

2025年11月26日 星期三

值班主任：张媛媛

编辑：常元慧

主编：许茗蕾

校对：曾艳



我在「城堡」里藏初心

□何少球

在我家厕所的一角，放着一个简易的木质墙架，原本是打算孩子出生后用于堆放洗漱用品。如今，它被各种书籍、杂志、报纸等填满——这是我的秘密城堡，让我可以“偷得浮生半日闲”。

记得在孩子满周岁那天，我在厕所门后贴了张小小的便签：“这里是妈妈的秘密城堡”。如今字迹虽有些模糊，但每每看到，仍觉欣慰。

木质墙架的最上层有几本翻得卷了边的散文集，中间层摆着没看完的长篇小说，最下层则是育儿手册和童话杂志样刊，里面夹着几张便签，写满我闪现的灵感。

清晨是最好的时光。趁着孩子还在熟睡，我轻手轻脚溜进厕所，像是赴与老友的秘密约会，关上门的瞬间，一切喧嚣都被踢出了我的世界。阳光透过百叶窗，在墙架上投下与风儿跳跃的光影，落在汪曾祺的《人间草木》上。翻开书页，墨香混着淡淡的消毒水味，竟也不觉得违和。读到“栀子花粗粗大大，又香得掸都掸不开，于是为文雅人不取，以为品格不高”时，眼前似乎有了花瓣的模样，又似乎闻到了栀子花的清香。

正看得入神，门外传来轻轻的敲门声，夹杂着“妈妈”的模糊发音，我赶紧合上书，深吸一口气，推门回到那个热热闹闹的世界里。

午后哄睡孩子，又能获得片刻独处时光。这时我会选本轻松的短篇小说，读几页便停下来，耳朵贴近门，听听孩子醒没醒。墙架上的时钟滴答作响，阳光缓缓地书页上移开，落在我的脸上、我的身上。我从文字中汲取力量，再次推门走出时，又能微笑着抱起哭闹的孩子，收拾凌乱的玩具。

傍晚时分，家人回来帮忙照看孩子，我又躲进秘密城堡。这时，我会读几页诗词，写几行字。门外传来孩子和爸爸的笑声，偶尔还会有小手掌拍在门上，我却不急于出去，而是慢慢将思绪倾泻下来，像是倾吐完所有失衡的能量，交换了元气，让自己焕然一新。

“吹灭读书灯，一身都是月。”这一方小小的角落就像一束光，在我忙碌的日子里照亮一片小小的天地，让我可以偶尔停顿，获取披荆斩棘的力量，使这段为人母的时光，有慌乱，有从容，有疲惫，也有温暖。

在黑夜独自“划船”

□蓝飞燕

吃过晚饭，8岁女儿突然放下碗筷，郑重宣布一件事：“从今晚开始，我要睡在自己的小床床里了。”“是不是真的呀？”我蹲下来握着她的手，看她的鼻尖沁着细密的汗珠。“我们班好多同学早就自己睡了，而且……”女儿突然捂住嘴，亮晶晶的眼睛像偷了星星，“我的小熊昨天悄悄告诉我，它想听完整的《飞船历险记》。”

女儿带我去看她的房间，被子、枕头已经铺好，派大星玩偶作为她最好的朋友，早就躺进被子里，另外还有8个玩偶沿着床沿排排站。最显眼的是床头放着一个会发光的地球仪，打开后整个房间便荡漾起淡蓝色的微光。“这是我们的保护罩。”女儿紧紧搂着一个最胖的毛绒猪玩偶说。

洗漱完毕，女儿独自走进房间后关上了门。大约40分钟后，我小心翼翼推开门，房间里有蓝色的光，玩偶们各司其职，女儿把被子盖得极好，安然入睡。

凌晨2时，我还是不放心，再次蹑手蹑脚地走进女儿的童话王国。只见她拥抱着派大星，一条腿跨着被子。我忍不住想伸手给她盖好被子，但看她呼吸均匀，长长的睫毛安静地贴在眼脸上，睡得极香甜。我缩回手，悄悄退出了房间。

回到房间躺下后，我心情复杂。记得女儿4岁发烧时，我彻夜抱着她，她滚烫柔软的身体靠在我怀里；5岁时我们一起出游，她倔强地紧抱小被子，嘟囔着“一定要带着它，因为它在家会孤单”；还有那次雷雨夜，她哭喊着慌慌张张钻进我们的被窝……而此刻，那个小小的人正独自睡在淡蓝色的光晕里，她长大了。

次日清晨，我早早准备好了早餐。叫醒女儿后，她揉着双眼，骄傲地说：“我把黑夜打败了！”她可爱的模样，像个骄傲的小太阳。我刚想伸手抱她，她却歪头说：“周末我可以陪你睡，免得你想我。”我哈哈大笑，笑容里尝到成长特有的滋味——像咬破青梅，酸涩后泛起回甘。

今夜再次站在门前，地球仪在墙上投出水波光影，毛绒卫士们依旧忠诚站岗。睡梦中的她忽然笑了，或许她正梦见教小熊认北斗七星。原来不是黑夜被打败，是女儿在搭建的银河里，学会了划船。

